新时代之歌

绝地突击

■霍 侯 李可学

1

“天狼，我是昆仑，命你向核心阵地冲击！”代号“天狼”的纵深攻击群群长孙鹏刚补充完弹药，就接到团长汪保飞下达的总攻命令。

“昆仑，335高地不易展开火力，我以小组进攻……”孙鹏不同意发起全面冲击。

此时，离演习结束时间不足40分钟，该团务必发起总攻。从凌晨3时战斗打响，全团一个主攻群、两个助攻群先后被蓝军打掉，代号“昆仑”的红方总指挥汪保飞只能拿纵深攻击群与蓝军殊死一搏。

军令如山。“坦克连火力准备！”孙鹏命令隐藏在雨裂沟里的坦克群冲击。谁知，10辆坦克一露头，蓝军的反坦克火箭像长了眼睛直扑而来，瞬间摧毁8辆，其余2辆赶忙退回原地。

“哎呀！”孙鹏举起拳头砸向地面。他清楚，失去装甲火力掩护，完全落入蓝军打击下，等于陷入绝地。

2

去年深秋，上级组织对抗演练，蓝军的核心阵地设在天山南麓的335高地。这一位置居高临下，一里外蹦只兔子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新疆军区某步兵团三营长孙鹏带领纵深攻击群向预定地域机动时，发现蓝军171高地与335高地之间的防御薄弱，突然向335高地发起奇袭。他们像利刃划开前沿阵地，7公里纵深推进到距核心阵地只有五六百米。

纵深攻击群成为几支参演部队唯一接近蓝军“心脏”的红方力量，蓝军急忙调集火力疯狂反扑，展开强力压制。

孙鹏改变常用的步坦协同战术，实施“群狼”突击，让战斗队形散开，三步一匍匐、五步一滚进，使蓝军发挥不出集中打击优势。

夺控战斗，易守难攻。孙鹏的兵力和装备不断被导调员判决“出局”，几百人的队伍急速战斗减员：“七连长阵亡、2辆步战车被击毁……”

好不容易纵深攻击群冲到山脚下，钻进蓝军眼皮底下，躲进火力打击死角。说是一个群，其实剩余不足20人，骨干有1名排长、4名班长，火力有3名120反坦克火箭手和5名榴弹发射器手。孙鹏本想找机会借助装甲火力掩护发起最后攻击，谁知团长提前发起总攻。

孙鹏环顾四周，见左侧百米外有条“川”字形雨裂沟，立即带人匍匐进去。

“营长，还冲吗？剩咱几个人干不过人家了。”班长王玮从地上刮把干土面，糊住左手鲜血滴答的伤口。

“冲！蓝军能打散我们的队形，可打不垮我们。”孙鹏打红了眼，转身部署战斗：“我带120反坦克火箭手和一组机枪手从左翼进攻……”

“你‘死’了，全群完蛋。”排长张磊拦住孙鹏。

“打剩一个人也打！”孙鹏爬出雨裂沟：“跟我爬上335高地！”

雨裂沟到335高地五六百米远，营长孙鹏却举步维艰。准确地说，孙鹏还是代营长。去年初，该团接到演习任务，三营长位置空缺。全团符合提升条件的人选能抓一把，但团党委认为，要按照合成营指挥标准选人。

“这个偏管理，那个不懂火控……”团领导斟酌人选时，不约而同地想到“圈”外的作训股长孙鹏。

近几年，该团经常组织合成战术演练。有一次，团里组织合成营沙盘推演，有的营长战术老套。“装步连进攻靠两条腿穿插，步战车这个‘金箍棒’就成了烧火棍。”时任作训参谋孙鹏看到有人把步战车当成代步工具，忍不住提意见。“装步连进攻，关键发挥步战车突击作用，与步坦、步炮协同……”

“这小子有把刷子。”团长看孙鹏能熟练配属火力，心中暗叹：“装备已鸟枪换炮，可别身子上了车，脑子还在地下跑！”

不久，孙鹏走马上任作训股长，他立马调整组训模式，向教练员灌输步坦炮协同、步战车突击等合成营作战知识，增加陆航、特战部队、电子对抗等合成营协同指挥科目。

这次选拔营长，孙鹏做梦都想不到，团领导会琢磨到他头上。

“他从副营职参谋刚调任作训股长，再代职营长恐怕不合适。”有人提不同意见，用“年限”这道坎卡孙鹏。

“部队打仗看能力！”团党委决定任命孙鹏代理三营营长，且担任纵深攻击群群长。

3

纵深攻击群是直捣敌人“心脏”的拳头，谁当群长极为关键。

孙鹏闯军冲阵在全师出了名。2011年秋，红、蓝两军对抗，当时担任连长的孙鹏带领连队穿插迂回“拔点”。那一夜，戈壁滩电闪雷鸣。途中，步战车无法开进。团指挥所担心孙鹏无法完成战斗行动，想调整计划。而孙鹏认为，气候越恶劣越锻炼战斗精神，果断立下“军令状”。

“连长，咱这是自讨苦吃啊。”冻得直哆嗦的排长吴超埋怨孙鹏。

“零下几十度老前辈照样打仗，咱就不能冒雨战斗？弃车前进！”孙鹏率兵徒步冲入雨幕。

队伍踏着漆黑夜色奔袭，跌倒、爬起来，再跌倒、再爬起来，孙鹏始终冲在最前头。迂回30多公里，孙鹏和官兵们像从泥浆里钻出来，冲破晨雾按时发起攻击。

孙鹏任连长3年，参赛10余次军事比武，获得31枚奖牌和8面锦旗。

戈壁滩黎明的幕布徐徐拉开。“我要冲击速度！”新任营长孙鹏，看到八连官兵全副武装越野的步伐迟缓，疾声厉色地训斥连长。

孙鹏把演习当作轮战，战前训练的强度压到极限。他认为，合成营战斗班或分队进攻，冲击时，单兵速度上不去，直接影响冲击时间，关系到全局胜负。如果越野速度上不去，战场上快速突击无“速”可言。

走上训练场，谁慢一步，孙鹏眼珠子瞪得老大：“装步分队冲击，两条腿冲不到步战车前面指示目标、消灭反坦克目标，步战车就是敌人的活靶子！”

在日常训练中，孙鹏总是冲在前面。2009年5月，孙鹏参加大比武，跑400米障碍，扑坑过猛，左膝盖撞到墙壁上，鲜血顺着裤筒淌。他强忍着钻心般的痛，跑完全程仅用1分27秒。

五公里越野是装步连的“看家本领”，孙鹏雷打不动每天带队冲锋。连队士气如脱缰野马，用步伐证明了军人的硬度。

4

用千锤百炼不足以形容孙鹏的经历。

2007年12月，毕业不久的排长孙鹏走进“红四连”连史馆参观见学，该连连长陈传龙解说。

孙鹏问带队的老班长：“咱连为啥没这么多英雄？”

“红四连是红军出身，咱连是土八路出身。”

参观时，孙鹏有意挤到陈传龙跟前：“连长，四连缺排长吗？”

陈传龙诡秘地问：“你会啥？”

“打球。”

“打球管什么用，我要打仗的！”

孙鹏热脸贴个冷屁股。不久，团里组织篮球联赛。恰巧，孙鹏所在连与“红四连”对决，孙鹏一看陈传龙带队，心里暗说：“别小瞧人。”

一开场，陈传龙看孙鹏不时投3分球，看着眼熟，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陈传龙军体五项全能，有意拦截孙鹏，可孙鹏丝毫不让，半场下来摔了他三四次。

散场时，陈传龙拦住孙鹏：“你叫啥？想去四连不？”

“我是打球的，打不了仗。”孙鹏故意说。孙鹏这话不说罢了，一说倒提醒了陈传龙。他想起连史馆那一幕，乐了，对着孙鹏两拳头：“臭小子！”

第二天，连长把孙鹏叫到面前，不情愿地说：“四连选排长，陈连长看中你了……”当天，孙鹏就打背包去了四连。

“进了四连，叫你瞅瞅啥叫爷们！”早上跑五公里，陈传龙带着孙鹏，孙鹏跟不上连长的步伐。

“19分零5秒？我手下烧火的都跑17分，你当炊事兵都不够格。”陈传龙告诉孙鹏：“一个月撵不上队伍哪来的回哪儿去。”

孙鹏心想：“别小瞧人。”他暗暗跟自己较劲，每天往小腿上绑两个五斤重的沙袋。有时，别人跑5公里，他跑8公里。练了半个月，身体进入“撞墙期”，双脚像灌满铅水般迈不开步，甚至想一头扎地上摔伤自己找理由休息两天，可又一想连长说的话，咬紧牙关向前冲。

孙鹏不知脱了几层皮，最终化蛹成蝶。2008年9月，他参加全团大比武，夺得5个科目第一名，成为“金牌干部”。

5

孙鹏的“金牌”荣誉之花始终挂在胸前。

2010年，他走马上任当连长，失眠了。摩步改装步，字眼上一字之差，实际却是单一兵种向多兵种转变的差别。

年底，孙鹏休假陪未婚妻到北京购买结婚用品。他把未婚妻丢在商场，自己跑到国防大学旁边的书店选购相关书籍。他托人介绍上门拜访院校专家，当面请教如何呼唤炮火支援和空中打击……

“你想结婚，还是想训练？”未婚妻看孙鹏对结婚心不在焉，委屈地哭诉。孙鹏满脑子琢磨合成营作战方略，根本装不进其他的，结婚第4天提前归队，惹得妻子和他冷战半个多月。

不理解的何止是妻子，连队干部也“怨声载道”。

“整日在操场上消磨时光，没啥意思。”有名干部向孙鹏袒露了转业的念头。

“合成营作战是世界军事发展趋势，咱不赶潮头，四连将来还能当先锋吗？”孙鹏安慰这名干部：“咱过不了合成营指挥关，就走不进未来战场。”

2012年7月，孙鹏训练时左膝盖受伤。医生给他打石膏让卧床休养30天。第21天，他不顾医生劝阻提前出院：“我天生是个训练的命，呆病房里憋得慌。”

孙鹏追逐战场上的风起云涌，早已下好合成营作战“先手棋”，担任纵深攻击群群长轻车熟路。

孙鹏带领6名战士沿雨裂沟向“蓝”军火力点爬过去：“步枪手指示装甲目标，120反坦克火箭手在后伺机歼灭……”

6

“这群家伙真能打，以往这个点我们早回去啃鸡腿了。”孙鹏从断崖下隐约听到上方有蓝军说话，指示步枪手包抄过去。

孙鹏悄然爬出雨裂沟观察，见10多米外隐藏着一辆蓝军坦克，立即示意120反坦克火箭手冲上去。

“砰砰……”子弹和反坦克火箭弹扑向蓝军目标，两名蓝军步枪手被“击毙”，火力点被摧毁。与此同时，50米外负责火力支援的两辆坦克看到红军突然出现在眼前，慌忙调头向后撤离。

“各小组采取正面吸引、侧面歼灭、外围包抄战术……”孙鹏突破335高地防御，迅速指挥其他小组全面进攻，蓝军两个班防守兵力亡的亡、退的退。

孙鹏打乱蓝军的阵地部署，蓝军立即收拢兵力和调整火力，准备展开反冲击。

蓝军惊慌之际，红军兵种部队抓住战机，剩余力量向335高地合围，特战旅空降一个班，装甲连冲上来3辆坦克，迫击炮班运送2门速射迫击炮……

孙鹏判断，蓝军趁他立足未稳会发起反冲击，立即部署火力。

此时，红、蓝两军把所有火力投向335高地，也把目光投向合成营营长孙鹏。

正午，戈壁滩蒸腾如火，一场血战即将上演……

记 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花香依旧

■杨筱筠

30年前，夏天，一列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从省城驶向虎山脚下，带来了10个年轻的女护士。我们从喧闹中下车，还未看清这个由郭沫若提名的小站，就被卡车拉到了山坡上。

山坡上，有一座军队医院，背靠大山俯视山脚，东面是一片田地，西面是一片山丘。大家在院部听完院史介绍，就被各自的护士长接到科室。我被分到传染科，这是一个三层楼的独立院子，种了很多花，其时花开得正艳。

传染科病人很多，我们要记住每个病人的病情，针对性地进行护理。意气风发的我，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我的护士生涯——

12床是肝硬化晚期病人，腹水很严重。也许是疾病所致，抑或性格使然，他脾气很大。对于肝腹水的人来说，吃饭是件很痛苦的事，他爱人也知道，常常暗自流泪。我心里很难受，却无能为力。

有一天，我值晚班。夏天的夜来得晚，三三两两的病人在浓郁花香中纳凉、聊天。我在治疗室正查对药品，12床的爱人急急火火地闯进来，说丈夫去了楼顶，谁劝也不下来。我急忙来到院内，看到他正在楼顶信步，神态平静，眼神茫然……

我知道，这是肝性脑病引起的行为异常。我疾步跑上楼，亲切地喊12床的名字。他看了看我，安静地被我搀下楼来。那时，大家都很奇怪，12床咋这么听我的话？我心里清楚，虽然疾病使他意识不清，但他的潜意识里有对“白大褂”的信赖，有对生的渴求。

这天，39床住进了新病人，是个英俊的海军军官。只是由于“海军”患了肝炎，脸色有些灰暗。刚入院的几天，他多数时间在看书、卧床，不喜欢与人交流，但这丝毫抵挡不住护士们的热情，都争相去看他那洁白的军装。生活在内陆的我们，都有着大海情结，他的军装好像让我们离大海更近了一步。

护士长也常去见“海军”，时间或长或短，并鼓励我们抽空多去看望。我们渐渐发现，他比以前开朗了，会主动说海边趣事，说他的作品。“是个大作家呀！”我们更崇拜“海军”了，之前以为他经常写字是给家人写信，原来是写文章呢。

那个年代，“作家”就像现在孩子们心中的明星，女护士们都是追星“粉丝”。自诩为“文学爱好者”的我们，时常把自己的“大作”拿去给他看，有些也许让他哭笑不得，但他总是耐心地润色，颇像一位语文老师。

“海军”终于要出院了，那天他和我们每个人握手告别。几天后，科里收到了“海军”寄来的感谢信，主要是感谢护士长帮他驱除了心里的阴霾，重拾生活信心。

读着感谢信，我心起波澜：肝炎病毒不能从体内彻底清除，无疑给人的精神和生活套上了沉重的枷锁。尤其对于一个献身国防的年轻军官来说，内心的波动犹如暴风雨中的大海，惊涛骇浪般拍向他。我只关注了药物治疗，而此时病人最需要的是心理安慰与疏导，我为我知识的欠缺而愧疚。

我悄悄望向护士长，这位长我几岁的南方姑娘让我肃然起敬。她快言快语，做事雷厉风行却心细如发。这一刻，我理解了护士长纵容我们去“海军”那儿“打扰”，是想让他知道自身的价值，也借此分散一下他的抑郁情绪。

燥热的夏天走远，天渐渐凉了。月季在风中立着，颜色暗淡了，花瓣有点儿蔫，就像无助的老者默然等待最后的时日。

23床是个肝癌病人，个子矮小枯瘦，面色暗黄，他的爱人则身材结实，皮肤白皙。护士长告诉我，23床是位老师，他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潇洒，现在到了肝癌晚期，恐怕时日不多。唉，多好的一个人呐！每次去查房治疗，他都极其配合，整个过程努力地微笑，治疗完成后，一定艰难地说声“谢谢”。

肝癌晚期的病人，病痛钻心的疼，但是23床总是极力忍耐，尤其是夜间，他怕给我们添麻烦，从不要求注射止疼剂。他爱人从丈夫急促的呼吸声中感受到了痛苦，时常瞒着他来求我们注射止疼剂。最终，他还是在夜间走了，除了他爱人，没有任何家人看到他最后的痛苦和对人世间的不舍。

我和值班医生给他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做了最后的护理。我认为，好人就应该受到善待，愿他干干净净、有尊严地一路走好。他爱人默默流着泪，任由我们处理一切，在最后离开太平间时放声恸哭。

小院的花儿谢了又开，开了又谢。每当病人欢喜地出院时，我都会送上祝福。虽然痊愈是整个科室的努力，我还是会为我的付出而暗自欣慰。

30年过去了，小院已物是人非，可我的梦中经常会出现那个开满鲜花的小院，花香依旧……

父亲的珍藏

■胡洲源

休假回家时，一次无意中打开父亲的衣柜，被眼前的一幕打动了。一摞摞旧军装叠放得整整齐齐，装满了大半个柜子。从我入伍算起，父亲已经替我收藏了十几套军装。抚摸着旧军装，父亲回忆着我当兵以来的一件件往事：“这些旧军装中珍藏着你在部队奋斗的身影，也珍藏着我自己曾经的青春梦想。”

父亲年轻时，在老家瑞金“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”所在地叶坪乡当过民兵。在全乡300多名民兵中，父亲的军事技能排在前面，曾在考核中揽获“五项全优”，被树为全乡标兵。在那个年代，父亲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。他两次报名应征，两次留下遗憾。第一次，部队接兵人员对父亲很满意，但因为名额有限，父亲主动让位给条件同样出色的二伯。第二年，征兵体检前，父亲在山区修路时脚后跟不小心受伤，落下后遗症，体检未能达标，再次与参军梦想失之交臂。

父亲把自己的军旅梦延续到了我身上。我高中毕业入伍时，父亲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开车送我去区武装部报到的路上，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穿上这身军装，肩上扛着肩章，同时就扛起了一份责任。一定要树立报国之志，练好本领，当个好兵。”入伍后，我来到某边防团服役，父亲的话一直激励着我执著前进。

凭借苦干实干，我后来顺利考上了军校。那年放寒假前，父亲特意打来电话，嘱咐我把军装带齐全了，他要好好看看我穿上军装的模样。在家里，我轮流把几套军装穿了个遍。看着英姿勃发的儿子，父亲的眼眶竟然泛红了。那一刻，父亲或许是想起了他的青春与梦想。他动情地对我说：“我对军营有独特的情结，你帮我圆了军旅梦，这是对我最好的安慰。你现在是一名准军官了，一定要珍惜军校时光，多学知识，把基础打牢。”那一刻，父亲的目光格外炽热。

戎装在身，使命在肩，一套军装不仅寄托着两代人对军队的向往，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的传承。未来，我知道不管自己戍守在哪里，陪伴我的不只是这一身戎装，还有父亲那一束热切的目光。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验 枪

■白 尔

左脚向前大半步
身体自然侧转
胸膛与枪
形成锐角
像初为人父的激动
动作有些夸张

拉枪机向后的瞬间
想象着子弹上膛
伴随心跳的节奏
沉醉于放慢呼吸
构思三点一线的流畅
造就击发的精准
即便没有硝烟的渲染
验枪的意境
也如此阳刚

枪身上的烤蓝
已有些许沧桑
正如同身上的迷彩
即使褪色泛黄
也占绝生命的色彩
在所有的季节
挺立生长
一直 不喜欢空洞的表白
枪的沉默
才是
枪的真正的荣光

壮 行

■龚 胜

从没想过
未来的路和重逢时刻
分别已迫在眉睫
我们一起从花开走到叶落
军旅长河
流淌的热血奔腾似火

百川汇海
改革春潮正波澜壮阔
千帆竞发气势磅礴
不畏艰难险阻
直面人生抉择
听令而行
无论冲锋还是转身
你和我，注定要再次跋涉

摸爬滚打，铸就铁骨铮铮
多情岁月，染得两鬓苍苍
军歌嘹亮，放飞青春梦想
甘苦与共，走过无悔军旅

莫让泪水浇灭了雄心
莫畏前路坎坷与泥泞
整装出发、勇往前行
吼一首壮行的歌
兵心永恒
坚定的信念永矗心中

征程如歌

■董博豪

“准备好了吗，士兵兄弟们，当那一天真的来临……”羊肠山道上，嘹亮的军歌响彻巍巍太行。

80公里，近十万步，踏着革命前辈长征的足迹，我们用坚定的足迹续写着流淌在血脉间的红色传承。

“却顾所来径，苍苍横翠微。”我忘不了入伍宣誓时紧握的拳头，坚定着青春的信仰；忘不了训练场上汗水浸润的红土，承载着铿锵的步伐；忘不了一个个坚定的军礼，等待着祖国的召唤。

沿着新的长征路一路前行，我们走近不顾生死挺进灾区一线的“最美逆行者”，走近在刀尖上跳舞的英雄舰载机飞行员，走近远赴海外执行任务的维和官兵……拳拳之心铭记信仰，铮铮铁骨书写荣光，我们传承着历史的基因，续写强军的约定。

“山知道我，江河知道我，祖国不会忘记我。”伴着歌声，我们坚定向前，征途漫长，青春作伴。我们将以青春之热血磨砺打赢之刀锋，让强军之路上凯歌高扬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4200期

鸣翠（中国画） 庄明正作

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.80元 零售 每份0.80元 昨日(北京版)开印3时05分 印完4时05分